

東風，南風

時隔七、八年，李東嫻再次踏上這片灰冷的故土。視線被咸澀的海風吹糊，讓她幾乎是一秒就紅了眼。

她想，從前生活在這裡的時候，他們會瞪大眼直視面海的遠方，思考長在另一端的本島是什麼樣，再強的風都動搖不了分毫，誰都固執地不肯眨眼。而離開太久，風島的冬遂對外來者一視同仁，叫人禁不住閉上眼成了如此容易的一件事。

於是東嫻戴上墨鏡，隔絕過於刺目的世界，這才感受到幾分安全感。她接過民宿老闆手中的行李，簡單道謝寒暄幾句，便目送這艘僅能容納五六人的自用小船離開。

這艘好心載她一程的船是那位老闆的，他在望安島上開一家小民宿，近年潛水活動興盛，夏日裡倒也能收不少遊客。然而時值一月寒冬，澎湖本島尚沒什麼人流，更別提望安島，遑論此地——將軍嶼，緊鄰望安的一座更小的島嶼。相之台灣本島而言所謂三級離島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想不開在冬天跑來鳥不生蛋的這裡。

這也是為什麼，民宿老闆見一個穿著都會的女子說要獨自前往將軍時，會露出一副困惑又略帶緊張的表情，話裡話外皆是生命的美好。東嫻只覺有些好笑，雖然她的確有過那樣的念頭，但此刻當真是想回去看看而已。於是耐著性子和這位看起來不太靈光卻熱情的老闆解釋，自己小時候其實是在那島上長大的，如今從台灣本島回來看看而已。這也就有了接下來，老闆毫不猶豫拍胸脯說交給他，堅持開船帶自己過來的一系列場面了。

東嫻想起那位老闆有些浮誇卻真摯的表情，難得笑了出聲。儘管她的記憶並不完整，她卻有種故鄉便是如此的感覺。

來不及多愁善感，便被一道慵懶隨意，和周遭有些格格不入的喊聲打斷。

「哈囉？嗨？你聽得見我說話嗎？」

東嫻順著聲音來源轉過頭去，便看到一位有些不修邊幅的青年。

那人看來30歲上下，過長的碎髮略微蓋住眼睛，和匡下淡淡的烏青融為一體。臉上是沒來得及刮的青色鬍渣，穿著毫無特色可言的棉布衣，腳踩看不清原本顏色的舊鞋。無比普通，東嫓卻莫名篤信，他和如今的自己一樣，都不屬於這裡。

「嗯？不會跟那小子一樣是傻的吧，」見自己搭話的人毫無反應立在原地，青年皺起眉開始自言自語，「看起來也不像這裡的人，我記憶沒那麼糟吧……」

「……喂，」顯然他自以為小聲的話一字不漏落到東嫓耳裡，她平靜地回了句，「你一直都喜歡這樣議論別人嗎？」

而青年顯然被嚇一跳，「啊，你會說話？」然後反應過來有什麼不對，「……我是說抱歉，那個，你是外地人？」

原本就不是真的要找對方碴，東嫻倒也不在意這拙劣的轉移話題，只輕輕嗯了一聲回應。

「老天，我多久沒看見現代文明了！」奇怪的青年突然自顧自興奮起來，又略帶慌張地朝四周瞥了一圈，「嘿，我也不是說這裡落後，只是被發配到這裡太久了，除了海什麼都沒有，是個人都會無聊好嗎……」

見這青年旁若無人地嘰哩呱啦輸出起來，東嫻突然覺得自己就不該回應。

「噢，忘記自我介紹。我叫蘇源，是個醫生，」在對方略微訝異的目光中繼續往下說，滿不在意地聳肩，「公費醫你知道吧？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在這。」

這下換東嫻感到好奇了，「所以，你已經在這待很久了嗎？」

「嗯……幾乎是一畢業就來了吧，」蘇源眯起眼睛回憶了下，在這待久了連時間也模糊，「大概七年？」

七年。七年可以改變多少事？東嫻張了張口，一時間想問的東西好多，這七年來發生了什麼？這裡是否曾經變化？你有沒有……曾經遇到過他們？可她忽覺嗓子像進了風沙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「你呢？為什麼外地人會來這？」想到什麼似地臉色一變，「你也是公費被分到這邊？沒聽到消息啊……提前考察環境？」

看著眼前這個真正的「外地人」，東嫻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不想拆穿自己的身分了，「……只是想找個沒有人的地方旅行而已。」她如是說，而他信了。

於是身分調轉，外地人作為本地人自薦成為嚮導，本地人成了外地人逃避似地旁觀故土。

蘇源朝背離海的方向走去，示意東嫻跟上，說是先找地方安頓再說。那道不怎麼厚實的肩擋不住多少海風，實際上這座島那麼小，背離海始終是面朝海，逃避也只是加速要面對的必然。直到被領去那座小小的島上衛生所，再次見到那雙想像過太多次，以為會盛滿生氣、怨恨、不解，卻只是清澈到不尋常的眼睛時，東嫻才遲來地明白這個道理。

*

最後一次望進那雙太深沉、太濁重的眼，李南皓知道面前的人要永遠離開自己了。

那時候南皓想，自己竟不知不覺間長得比她還高了。然而單薄的骨架並未跟著成長，擋在一切苦難前的依然是她。

但更早的時候，前方沒有苦難，世界是一座巨大的永無島，他們不需要長大，只有彼此的一方天地便足夠他們立足。

小時候，南皓幾乎不曾感受痛苦或迷茫這類太深奧的情緒。早慧的讚許是陰雨，是厚雲層，略過他籠在他一般大的少女肩上，他的天空便始終晴朗。他知道自己似乎從小身子就不太好，腦子可能也是。但每當那些憐憫的目光落在身上，感嘆著那些本應屬於他時，他只會在心裡想著才不是，他和阿東原就

是一體的，又何來誰搶誰這一說呢？

然而在玻璃的碎裂聲中，屬於南皓的純潔世界轟然坍塌，他才恍然意識到世界從來不是一座永無島，從來都是她擋住外頭一切殘忍的風暴，獨留他一方淨土。就連這次，南皓明白原該破碎的是自己才對，可她一如往常地來了。於是那試圖摧毀他們樂土的魔鬼被狠狠砸碎。

南皓看著眼前滿地狼藉，拚盡全力要記下一切。他看著少女一點一點消失在自己的世界，卻是無比滿足地笑了。

死寂的世界迎來暴雨和驚雷。風島的冬天從不下雨，但此刻雷聲震耳欲聾，他顫抖地揮舞著手上鏽跡斑斑的鐵鎚，恍然間想起魔鬼在成為魔鬼以前，也曾同他們一起在這片樂土上奔跑著。可現在樂土成為一座巨大的濕爛泥土坑，他在沒有盡頭地填土。

柔弱的身子再也支撐不住，渾身血液都在發燙，感官一個接一個流失，血腥味嗅不到了，暴雨聲聽不見了，連腦海中少女被夜色壓彎的脊梁都逐漸遠去。回憶裡斑駁的苦難盡數消失，他抓不住，也不想抓住。只知道再次醒來時，又能回到那座最快樂的島上。

*

「那小子，幾乎從我認識他起就是那樣了，」此時的蘇源姿態仍舊不羈，眉宇間卻透著股淺淡的無力，「發了場高燒，這裡沒什麼醫療資源，當時我趕過去已經……」

想起男孩——不，以外在來說應是少年，年齡來說甚至該是男人了，可那年那場無人預料到的暴雨困住他的靈魂，使他的時間再無法往前流逝，往後每個日子都只在倒退，直到智力與心性都退回孩提時期。蘇源恰是在那夜暴雨前不多時日登上這座島，彼時滿腔壯志的少年醫者不認為一介破島能困住自己，可狂妄自負的他卻不得不面臨如此沉重無力的一課，豐富的知識到頭來拉不回一個完整的少年。

「高燒會讓人失憶嗎？」

「……很少見，但不是不可能。怎麼了？」

東嫻沒有回話，蘇源便以為她是沉浸在城鄉落差的感懷之中，卻未瞧見她落下的眼裡濃重的情緒。

如果曾經的阿東知道阿南變成這樣，一定會先是不信地笑著打趣——本來就不太聰明，現在徹底變成了傻子。而在得知真相後——不，阿東根本不可能會讓她的阿南變成這樣。

「不講這些了，你預計在這裡待多久？如果沒什麼打算，過幾天我帶你去那邊晃晃？」蘇源顯然也對這樣的話題感到沉重，隨意轉換了話題並伸手指著一建築物的方向。他們此刻站在小衛生所的房頂上，雖也不過是二層樓頂的視野，但島上沒什麼平房以外的建築，此番望去也能說是一覽無遺。

東嫻順著他的視線，才發現那建築物旁有座看起來挺新的操場。是後來翻

修的吧，從前可不是這樣。但東嫻還是順著對方的話題往下問，「那是哪裡？」

「是島上唯一的學校，將軍國小，隔壁是將軍國中。我和學長以前會去那進行一些簡單的衛教，順便玩小孩，」在東嫻微不可察的笑意裡，蘇源想了想補充道，「不過他前陣子剛期滿調走，所以我才想說你該不會是來替他的。」

不過東嫻很快恢復那看什麼都淡淡的表情，像是隨口一問，「你也會想趕快調走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蘇源愣住了。他知道，幾年前的話這個答案必然是肯定。但這幾秒的猶豫似乎被對方解讀成了別的意思。

「祝你早日離開這裡。」

「啊，其實這裡也沒那麼糟啦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」然後是輕到一落入風中就消散的一句，「是我也會想離開的。」

蘇源撓了撓頭，雖然長一副有點滄桑的樣子，但剛從醫學院畢業就來這的他幾乎就像張沒出過社會的白紙，即便感覺面前之人有其他想表達的意涵，卻也分析不出個什麼所以然來。所幸這樣的性子讓他到哪都適應良好，很快就對著眼前的外來客敞開話匣，從人生南北到四季倫常，從天地廣袤到此刻人間，當然大部分都是蘇源自己在講話。海風淡淡的腥味襲來，有些刺骨，有些荒蕪，讓他們短暫被遺忘於此時此刻此方天地，也就不必再想什麼離不離開回不回去的問題。

.....

翌日。小島的夜晚不值一提，落日以後只剩住家零散的燈火，路面坑坑洞洞地不上平整，偶爾還會竄出幾隻不知有無人養的禽類或狗。無論是七年過去還是二十年過去，這裡大概都不太適合夜晚出行。好處是沒有都市化的噪音干擾，在蘇源協助安頓下，東嫻暫時住在衛生所那位剛離開的學長的房間，幾乎是眼睛一閉再一睜就到了早晨。

今天是周四，正好趕上蘇源去國小的日子。他便說擇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一起去吧，「銓仔那個小色胚肯定會喜歡你，上次服務隊來的姐姐他到現在都念念不忘。」這段是蘇源嘟嘟嚷嚷的原話。

雖然這小島橫豎那麼大，走去學校也不過十來分鐘，蘇源還是堅持要騎他那輛看起來很炫的閃亮亮小單車，說什麼他可用心裝飾了、小鬼們都愛得要死，東嫻無奈地想著他若是打小生長於此地，大概也會是他們之中的孩子王。

風依然強勁。東嫻坐在搖搖晃晃的後座，沒來得及想起更多就到學校了。這段路總是那麼短。

「阿源叔叔！」大老遠就聽見一清脆的喊聲，一個沒自行車高，看上去大約六、七歲的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跑過來。

被叫叔叔的蘇源有點尷尬，儘管他剛來島上時勉強還能算哥哥，可那會兒面前的小蘿蔔頭還沒出生呢，如今以年紀來說沒叫他阿伯就客氣了。

只見小男孩合著雙手似乎準備給蘇源看什麼東西，但眼珠子一溜轉就看見他身旁面生的姐姐，於是靈活地一轉向改朝東嫋跑來。

「姐姐給你看這個！」

在東嫋蹲下湊近的同時，男孩恰好抬起攤開的手掌。是一隻灰褐色的小螃蟹。在男孩同樣瘦小的掌心還顯得有幾分威武，落在成年人眼裡可真是渺小。不過這種螃蟹很兇，總喜歡用那隻不自量力的小螯夾人鼻子。按理說東嫋該輕鬆躲過，但在男孩清亮的視線裡，在那小螃蟹舉起螯的瞬間，在蘇源欸欸朝那小孩喊的罵聲傳到一半時，東嫋失神地忘了反應。

*

李南皓愣愣地看著眼前那隻驟然放大又被猛地拍飛的小螃蟹。

「你是不是真的腦袋壞掉？幹嘛不躲？」

國中即將畢業的年紀，大部分的孩子已然能感知到世界的惡意，分得清誰對自己好誰對自己不好，可南皓總是那副——說好聽是天真，說穿了就是愚蠢樣。她無比討厭他用這樣的表情看自己，自己明明搶了他本該擁有的一切不是嗎？健康的身體，靈光的腦袋，哪個不是南皓本該擁有的？但凡他對自己多一點不滿，她都能說服自己心安理得地過。她試過打他、欺負他，只為在那張完美的面具上找到一絲破綻——可他只會偷偷把零食玩具全部塞給她，小小聲說著阿東，不要生氣了好嗎？被同齡孩子欺負時，他也只會一聲不吭地受著，直到她看不下去將那群傢伙暴打一頓，轉頭就見他沒心沒肺傻笑著說阿東好厲害。

幾年下來，她也認了南皓這副性子。她想，大不了就保護他一輩子吧，反正他們是分不開的。就算以後去往更大的世界，她也總會在前方開路。

可在那件事發生以後，她才明白他們竟是如此弱小。那些未曾言明的壯志與守護，隨著一拳拳一棍棍落在身上，很快就破碎。終於，她意識到自己什麼也做不了，這隻被她親手養大的幼鳥，只能自己飛向更遼闊的天空。

「我沒辦法保護你一輩子，」看著那張與自己過分相似的臉，就像看到還完好的自己，語氣也不自覺軟下來，「你總有一天會離開這裡的，所以不要讓別人隨便欺負你好嗎？」

「……那你呢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要離開去哪，你會跟我一起嗎？」

她沉默一瞬，實際上心中早已有個初步計畫。若命運將他們困於此地，那麼她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打破。儘管這意味著必須割裂開原為一體的雙生，那至少有一半的靈魂能獲得自由。但她此刻只是錯開南皓異常執著的眼，收起所有想法，輕輕答道：「會。」

他們又手拉著手回家了。儘管他們都知道，家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，可無所謂，家已經被他們握在手中。

*

「喂你沒事吧？我知道大城市裡沒有這種東西，但這就是螃蟹而已啦沒有毒的！被夾到也不是真的很痛，當然還是不要被夾到比較好……總之你、我、銓仔也不是故意的……啊煩死了，死小孩還不快來道歉！」

打斷蘇源一串連珠炮的是銓仔悶悶的聲音，「姐姐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嚇你的……」

「啊，銓仔是嗎？沒關係，我只是恍神了。」擔心面前男孩繼續愧疚似的，東嫻俯下身摸了摸他的頭。髮絲被海風攬得揪在一塊，摸上去有些毛躁。

小插曲很快過去，在蘇源仍有不滿的碎碎念中三人一起走進校園。

銓仔大概是把東嫻認成定期會來的偏鄉服務隊老師，已然忘了剛才的事件，自來熟地拉著她的手就說要帶她去參觀。在東嫓示意沒關係讓蘇源先去忙的眼神下，蘇源一步三回頭不放心地朝導師室走去，期間不忘瞪銓仔幾眼。當然，處在亢奮中的男孩是不會注意到的。

東嫓耐心回覆著男孩的每一個提問，任由他帶著自己穿越並不寬闊的走廊，來到球場——其實也只是一塊比較平坦的空地——那裡有四五個孩子圍在一起玩耍，加上銓仔的話應該也就是所有學生了。

「老師，你們這次會來多久啊？」服務隊來偏鄉做志工大多是待一周左右，可東嫓並不是真的服務隊，正愁著怎麼回答之際，突然被余光一道黑影打斷。千鈞一髮之際，東嫓抬手擋下那顆朝銓仔飛來的皮球。

「王宥銓！你跑去哪，說好你當鬼的！」一位和銓仔八分相似的女孩從人群裡氣沖沖地跑過來，銓仔看著東嫓腳邊的球似乎立刻明白怎麼一回事，二話不說抄起皮球往女孩臉上砸去。兩人吵吵鬧鬧地打起來，東嫓看著他們輕輕笑了，卻又想起昨日衛生所裡見到的少年。那瞬間東嫓想了十幾種開場與解釋，可少年的眼神太清澈太平靜，彷彿漫長的記憶裡從未出現過彼此，幾乎叫她一瞬間失去所有力氣。

「銓仔那傢伙呢？你怎麼一個人在這？」

東嫓回過頭，看來蘇源已經把該弄的東西處理好了。

「跟他姐姐打架去了。」東嫓無奈地往球場角落一指。

「哈，我就說他們長得有夠像，你也看出來了。我每次講他倆都不信，老說自己才沒那麼醜。」

「姐弟嘛，吵吵鬧鬧點正常。」

「欸？你也……」

「我們去教室吧，你有什麼要場佈的我可以幫忙。」

「啊？喔，好，那你幫我把這個海報貼上去好了，還有……」

東嫓轉頭看了一眼。姐弟倆似乎暫時休戰，和其他小朋友們重新開始選下一輪誰當鬼了。來不及看到結果，她回過身跟上蘇源的腳步。

.....

「完成！我去叫他們進來啦。」

東嫻點點頭。冬日稀碎的陽光落在蘇源身上，彼時他剛把所有衛教活動要用的道具藏好，說是加點尋寶的噱頭小孩們比較聽得進。他可能自己都沒注意到，做這些時眼中盛著光亮。小島上有這樣一個人還挺好的，東嫻想。

上課鈴聲響起，從小一到小六不平均分布的孩子們回到教室，比剛剛球場上的多一些人，加總大概也就十位，再加上後排協助維持秩序的一位老師，學校的所有人基本上都在這了。

六年級的孩子幾乎是被蘇源看著長大，可他們聆聽規則時依然專注，像是對待全新的事物一樣。後來東嫻問為什麼不乾脆用同樣的教案去改就好呢？蘇源的回答是，「連我在這都快無聊死了，想讓他們盡量過得有趣些吧。」

精力旺盛的小孩們很快開始尋寶遊戲，但卻有個小可憐獨自坐在角落悶悶不樂——是剛和銓仔打架的他姐姐，叫做阿容，於是東嫓主動提出讓自己來看著她，走上前落坐在她身旁。

「老師，你有看到嗎？王宥銓他真的很過分！」阿容一看到有人過來，立馬開啟大吐苦水模式。

「怎麼啦？他做什麼惹你生氣了？」

「明明一開始是他自己輸了我才叫他當鬼的！結果他剛對我用那什麼『不給你玩』害我都不能跟他們一起……」阿容說的是剛才球場上進行的投球遊戲，據說是前幾年服務隊設計的活動一環，結合了自創的效果卡片跟躲避球規則。本質上是好玩的，孩子們也覺得有趣就保留下來，不幸設計人沒考慮小孩旺盛的好勝心和參與欲，其中一張卡是強制使對手出局一名，也就是所謂的「不給你玩」卡，這會兒被公器私用在了姐弟倆的矛盾上。

「哇……這麼壞啊，阿容一定很受傷對嗎？」

得到認可的阿容連連點頭，委屈都消散大半，「對啊老師，你等下一定要去罵他。」

「當然。不過……阿銓帶老師去球場的時候，好像看到有一顆球朝這裡飛過來哦？阿容有看到是誰丟的嗎？」雖然也不是真的老師，但都到這地步了就將錯就錯吧。

阿容一聽果然尷尬地低下了頭，「老師，我……」

「沒看到也沒關係。只是阿銓應該也被嚇了一跳，我們等下去關心一下他有沒有事，再讓他跟你道歉好不好？」

「……好，」沉默了幾秒，阿容伸出小手拽了拽東嫓的衣袖，「老師對不起，是我丟的……」

原以為會得到責罵的小女孩一抬頭，卻只看到東嫓柔和的笑意，「老師沒有被你丟到呀，如果要對不起的話好像找錯人了哦？」

「嗯……我會去找那臭小子的，」阿容下定決心似地爬起身來，孩童的思緒來得快也去得快，遂又想到什麼似地回頭，「對了老師，你也有弟弟妹妹

嗎？」

「……有的。」尋寶遊戲正好進行到中場休息，阿容小小的身影落入逆光，向前跑去。東嫻眯起眼睛，儘管是冬天，直視光線仍是有些過於刺眼了。

「啊，老師的弟弟妹妹一定很善良很可愛！跟那小子才不一樣……」聲音越來越遠。

而蘇源遠遠看著這幕，只感覺心中一陣說不清的新奇感。那個看上去對一切都寡淡無謂的女子，卻對著一位陌生孩童展露如此包容的笑容與耐心。他突然開始好奇她疏離的面容之下，隱藏著什麼樣的故事。

一場心思各異的尋寶結束了。東嫻看到那對姐弟手牽手——喔不，看錯了，是邊鬥嘴邊互捶著走回來，不由得笑出聲，至少還願意吵架，那就是好事唄。

「你跟他們變得不錯啊。」蘇源回到她身邊站定。

「嗯，想到了一些事。」

蘇源沒有問是什麼事。他想，等哪天她想說了就會自己開口吧。他們沒再繼續這個話題，和準備吃午餐的孩子們告別，萬般保證之後還會再來才得以走出這扇校門。

回去的路上蘇源帶東嫻繞去小島唯一的雜貨店，偶爾經過的島民似乎都對蘇源很熟悉，自然地打著招呼，倒沒怎麼有人對東嫓這生面孔過多問詢。人的面貌不會有太大變化，東嫓自是認得其中幾位，如今無非是烏黑的鬢角蒙上一層歲月。可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儘管當初她離開時已屆成年，多少日子浸染在大都市裡氣質容貌都早已生變，更何況，不會有人想到那年離奇失蹤的少女竟有朝一日會重新出現。

之後他們度過了幾天平淡而放鬆的日子。抽離一切思緒，兩人都默契地只專注於當下，讓他們看起來就像真正結伴同行的旅人。他騎著閃亮小單車載她走遍七年來自己的生活，而她狀似不經意帶他發現一些兒時走過的小徑。他們談至今未酬的少年壯志，也在吃到當地食物時展開無厘頭的對話——

「我其實一直覺得仙人掌汁根本沒有仙人掌味。」

「你又沒吃過仙人掌。」

「也是哦。」

蘇源其實感覺得出東嫓身上有種淡淡的決絕感。徘徊於生老病死間什麼沒見過？他隱約明白那代表什麼，可她看著那群孩子時那種感覺就散了，他想，如果能讓她看見更多值得留戀的人事物，是不是有朝一日那雙眼底的冷寂能真正回溫？像很多還未被現實困囿的人那樣，蘇源此刻竟生長出不自量力的拯救心。

那時候東嫓想，或許這樣也好，曾經的全世界已然沒人記得自己。雖然自私，但或許她真的能夠展開新的生活呢？

可變故還是在這時候發生了。

一個晴朗可見落日的下午。往返無數次的港口前小廣場上，如同災難降臨前的慢鏡頭般，總是不相干的場景物先入眼簾。斑駁的電線桿，土路兩側四散的廢墟瓦片。剛落成還閃著膜光的磚頂涼亭，新漆的白色圓柱。尋常的事物在那瞬間都被賦予不祥的隱喻，東嫻終於看見亭下那道佝僂的身影。要立刻逃跑，是她唯一的想法。但過於急促的呼吸讓全身被風灌滿，一動就生疼。

蘇源在一旁焦急的關切聲被抽成真空，他認出來，這是島上人人避而不及的瘋子。在他將注意放在東嫻身上時，眼角餘光卻見那瘋子手握什麼朝這狂奔而來。來不及阻止，那閃著白光的物件被高舉即將沒入東嫻頸側之際，連人帶物地被另一個道身影用盡全力撞開了。

鮮有的驚慌聲划破小島十年如一日的平靜，過往種種如潮水襲來。在承受不住一切倒下以前，她看清那一張一合歇斯底里般的口型分明——你為什麼要離開？

*

「嫻啊，你為什麼想離開呢？」

分明是問句，卻包藏著晦澀的質疑與威脅。從有記憶以來，東嫻一次都沒搞懂母親對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感。為什麼明明要對她有著熱烈明燦的期許，要她向上，要她挺拔，又要在她長出一顆飛遠的心後親手掐死？

「媽媽，我不明白。」

「外面那麼危險，我們永遠待在一起不好嗎？」女人如此溫柔，彷彿真的是個滿心為孩子著想的慈愛母親。

「而且你走了，你弟弟一定會很難過的。」

她想反駁，不是的，她當然會帶著他一起走。他們會一起看壯闊無邊的景，涉未曾踏足的路。島上的王叔叔是最常到本島工作的人，他有好多好多說不完的故事，總讓東嫻和南皓對海的另一頭滿心嚮往。但老天彷彿是為了應驗那句永遠在一起，輕而易舉降下意外圍困住他們，再無人有辦法逃出去。

那只是一個平凡的清晨，沒有故事裡大事發生的雷雨交加，再過幾小時就要去學校上課。媽媽雖然在昨夜和自己有些小矛盾，總歸是會做好早餐喊他們起床，外出捕魚的爸爸會笑著歸家給他們一個擁抱。可那天，撕開破曉的不是雞鳴，唯有一聲聲「有人受傷了——」，和小小港口僅有的幾簇人工照明，共同溶在天邊未明的微光裡。

那天東嫻和南皓沒等到爸爸回家。下午放學時才知道，原來是作業時不慎被器具划傷腿部。還好聽起來不是什麼大問題，簡單包紮處置很快就能回歸生活。當時他們所有人都是這樣以為的。

但後來一向硬朗的男人開始發燒，再是傷口滲出令人心驚的膿液。是感染，除了於事無補的抗生素，小島醫師束手無策。等啊等，等來一架會在天空飛的巨大機器，等他們的爸爸被那台機器吞吃入腹，再等回一個被機器吐出來的失意落魄中年男人。

爸爸的腳沒有了。

*

「你終於醒了！還好嗎？現在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……我睡了多久。」

「呃，大概快一天……？別擔心，跟你睡過去前一樣，等下都是要吃晚飯。」

「……那時候救我的人，是誰。」

「啊？啊，你是說誰推開了那個人？」沒有多加思考為何東嫻剛醒來就問這個，蘇源思考了會兒後回答道，「你第一天來的時候，見到的那男生還記得嗎？」

「……記得的。」

「他叫阿皓，……我也是剛剛才知道攻擊者是他的母親。」

「但你不要擔心，她已經被派出所那邊帶走了。她的身心狀況不太好，是沒有經過專業的診斷，但居民們都說她可能……」蘇源盡可能想著一些客觀的措辭，可還沒想完就被打斷。

「是瘋子。你知道嗎？瘋子的小孩也有很大機率會有問題。」

蘇源茫然地看著她，又是那種淡淡的決絕感。

「……你說阿皓？不會的，他雖然現在腦子有點不好，但我保證至少他……」

「蘇源，」東嫻第一次喚他的名字，「我說的是我。你不是一直想聽我的故事嗎？」

於是在東嫻無波無瀾的陳述裡，蘇源得以窺見一對生根島嶼卻嚮往自由的姐弟。偏偏變故橫生，偏偏命運無常，生活總不能如願。

「可是，為什麼她那麼恨你們？」蘇源感受得到，那女人分明是帶著殺意衝過來的。

「不，她很愛我們。只是愛到毀滅的程度而已。」

「……我不明白。」

「我也是。蘇源，我從不曾明白。」

沉默很久，蘇源才找回自己的聲音，「那，你後來是怎麼離開的？」

「……我爸喝酒喝到猝死，我丟下他們所有人自己逃跑了。我不知道李南皓變成那樣。」東嫻用一種滿不在乎的語氣，卻字字清晰地說著。

「……對不起。」

「為什麼要對不起？」

「你知道嗎？我本來可以救他的，」蘇源的聲線激動地顫抖起來，「我那天根本沒有趕回去，因為我就是個狂妄的混蛋，我覺得自己根本不該被丟到這！如果我早一點、如果我早一點……」事實上就是從那個沒能拯救的少年開始，蘇源才收起過往自負，逐漸成為了大家眼中可靠負責的小島醫師。

「不，」可東嫻只是無比平靜地說，「這裡什麼都沒有，你就算趕過去也救不了他的。」就像當年他們的父親一樣。

斜光透進衛生所的房間，他們的影子被拉長直至重疊，此刻兩個破碎的靈魂像依偎在一塊。

半晌，東嫻開口，「我該離開了。」離開這裡，離開這座不屬於他的世界，離開自己這個局外人。

「帶我最後去看一眼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.....

冬天落日早，海上最後一抹暉色已半未入水面。景色一如往日，蘇源和東嫻懷揣著彼此的秘密，又感覺什麼都不一樣了。遠方有一個單薄的背影，他們同時認出那是誰。

「給你們留點空間聊一下吧？我先回去。」

「.....好。」

一步兩步三步，七年的距離好快就走完。東嫻站到那身影左側，用盡全力才發出聲，「你在看什麼？」太微細，一落風中就吹散。

但他聽到了，帶著不符年齡的單純回過頭來，「你也想看嗎？阿東說那裡有一個大島，一個更大的島，還有一個更大更大的島！」見到東嫓他似乎很開心，可除了開心便什麼也沒有了，他是真的不認得自己。

「嗯，對的，阿皓想去更大更大的島嗎？」

「要的！阿東會帶我一起去，」阿皓突然歪了歪頭，露出有點好奇的表情，「姐姐，你在哭嗎？」

東嫓愣愣地用手背抹著眼角，果然冰涼一片。據在眶下的眼淚像有了自己的意識，越來越重，越來越重，直直下墜砸在地上，連風都吹不橫了。

「我知道了，姐姐也想去但去不了對嗎！」阿皓像是想到什麼絕妙好點子一般，興奮地拉了拉東嫓的衣袖，「不要怕，阿東一定也願意帶你一起去的！」

「.....阿皓，姐姐帶你走好嗎？」幾乎是帶著一種破釜沉舟的心，東嫓懇求般問出這句，「去很大很大很大的島，永遠不要回來了，好不好？」

東嫓是真心這樣想的。如果他說好，她會帶著他拾起過往破敗的一切，連同自己本就不該苟延的生命一起，繼續試著飛往屬於他們的遠方。可阿東早就和她的阿南走散，面前的阿皓只是鬆開了手，眨眨眼咧開笑向她搖頭。那雙眸子浸在普照的昏黃裡，分明暖澄一片，東嫓卻覺得裡頭再容不下自己。

他說，不行的，阿東找不到自己會很生氣很擔心，他要和阿東一起才行。

某年冬日，在他們的慈祥父親已徹底被偷走，餘下一個殘暴酒鬼的某年冬日，也是在同樣的岸邊，同樣的日落時分，李南皓問了李東嫓一個問題。

「你說，苦難的意義是什麼？」

「沒有意義。李南皓，苦難沒有意義。」

「可那樣的話我們要怎麼成為更好的人？」

「我不會成為更好的人。但你可以，我會讓你可以的。」

李南皓聽不懂話裡話外的訣別，他只說不要，他要和阿東一起。他拽著東嫻洗脫線的棉衣袖口，並不柔軟的料子抵在掌心，兩人眼中是各自的執拗堅定。苦難在那一刻有了意義。

如今，他依然說要和阿東一起。但他再拽不緊她身上細緻柔軟的毛衣，輕而易舉就滑開。

.....

再次回到衛生所，天色已完全變暗。蘇源擔憂地看著東嫻彷彿沒發生任何事的樣子，幾番欲言卻又在她淡然的反應中敗下陣來。他明白，在這場故事中自己始終是局外人，那些自以為是的導覽解說未免可笑。

「我明天就會走。抱歉騙了你這麼久，」東嫻抬眸深深望進蘇源的雙眼，由衷地說道，「但這段時間，我很開心。」

其實蘇源本來也沒什麼責怪之意，他清楚每個人都有說不出的難處，反而是被她這般真誠盯著有些不好意思，「你開心就太好了，我才覺得抱歉呢，這段時間跟你賣弄好像多了解這裡一樣……」

「這裡有你真的很好。也許如果你再早一點出現，事情會不一樣呢？」儘管蘇源總說自己年少時就是個混蛋，可如今島上居民對他的信任有目共睹。她不久前還曾遇見一位漁民，據說曾經受了和父親當年相似的傷，但在蘇源力排眾議，於沒有麻醉的情況堅持清創下，腿保住了。

「對不……」

「你別再說對不起啦，我又不是要讓你愧疚的。」

「……知道了。那，我明天還去國小一趟，你要去和他們道別嗎？」

「嗯，好啊。」

在幾道家常的晚飯裡，他們又聊起日常瑣碎的話題。

「這麼說，你們以前也讀那間國小？」

「對啊，我每次都年級第一呢。雖然那個年級也只有我們倆就對了。」

「哈哈哈，那你們可真厲害，不是第一就是倒數第一。」

時間在一片笑聲中流逝。

.....

隔日，將軍國小。早晨。

「老師你來了！好久沒看到你，你看這是我之前說要摺給你的小船！」實際上也不是真的很久沒見，雖然來小學的確只有上次和這次，但小島就那麼大，晃蕩在路上時不時也會偶遇這對可愛的小姐弟。

「哇，好可愛，上面好像有寫東西，是什麼呢？」

「老師你不要理他啦，他每次都喜歡寫那串奇怪的數字，根本沒人看

懂。」阿容瞥了眼那艘有些扭曲的船，嫌棄地吐槽道。

「王容惠！你站住！」

在一輪大戰又要開打前蘇源連忙制止，「夠了夠了，你們阿嫲老師今天就要回去了，你們乖一點行不行？」

果然在聽到「回去」後，兩個小鬼立馬停手，垮著嘴角眼巴巴看過來的樣子真是如出一轍。

「啊？今天就要走了嗎？」銓仔眨巴著眼問。

「對呀，來跟你們說再見。」

「為什麼要走？」

「因為老師還有事情，要回家啊，跟你們每天也會回家一樣。」

「那你可以來我家呀。」

東嫲聽著這般童言童語忍不住笑出來。孩子的世界很單純，不想分開那就不要分開，這世上哪有這麼多困難能阻擋呢？

「你不要每次都這樣啦，幼稚鬼！」阿容顯然稍微成熟，沒用什麼勁地推了下銓仔，可自己的小臉上分明也帶著不捨，「老師，那你下次還會再來嗎？」

「啊……不知道呢，老師沒辦法給你保證。」面對這些小孩子，東嫲更不願意空口說一些做不到的承諾。

而蘇源適時出聲緩解了氣氛，「好啦先別急著不捨嘛，我們今天給你們準備了超好玩的東西喔！」

這是他們這幾天共同想的教案，他有預感這群小孩們會喜歡的。

好在姐弟倆的注意力被成功轉移，他們一人一側纏著蘇源追問細節，被蘇源用等下就知道啦邊打發著，邊被推著走進這道小小的校門。

和上次差不多，蘇源很快布置好場地，準備開始時才發現忘記帶其中一項需要用的器材。

在蘇源有些懊惱之際，東嫲開了口，「沒關係，這裡有器材室。我可以去幫忙借。」

「對吼！每次都習慣自己帶，差點忘了有這好東西。不過那邊好像需要鑰匙，」蘇源低頭想了想，「這樣，你等下去和方老師借一下吧，就是上次在教室後面那個。我這邊還有點東西要弄，就麻煩你一下啦。」

東嫲點點頭，便轉身朝著記憶中器材室的方向走去。沒多久就看見走廊邊一位年輕女性，應該就是要找的人。

「方老師？打擾了，我和蘇醫師一起來的，想借一下器材室的呼拉圈，不知道你有沒有鑰匙。」

對方似乎被突如其來的聲響嚇了一跳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東嫲覺得她看向自己的眼神似乎有些飄移，也並未把鑰匙交給她，只說了句我等下拿過去便匆匆離開。

東嫲感到有些困惑，可她確信自己的記憶裡不曾出現過這號人物。是多想

了吧，嘆口氣沒放在心上，便欲朝場地走回去。

遠遠看見他們已經開始進行一些不用呼拉圈的活動。一大很多小的身影穿梭在枯黃的草地間，東嫻放慢了腳步，發自內心微笑起來。

可就在這時，她突然感到自己手臂一緊。下一秒，還來不及發出聲音就被抵住喉嚨往後拉扯。東嫻被拉進一間故障待修的廁所，背部被甩到牆上時，她看清了眼前之人的面孔，以及她手上鋒利的園藝剪。

是涼亭下的瘋女人。是懷她十月給予她生命此時輕輕一壓就能收回的親生母親。可此刻她雖手握利器，眼裡卻是與之毫不相干的溫度與愛意，彷彿面前只是她欲精心修剪的花朵，是她無可替代的珍貴寶物。

「你……」

東嫻以為會聽到女人憤怒的質問，恨她拋下一切逃跑的懦弱，逼問她為什麼都走了還要回來——可女人卻只是用空著的手撫摸她的臉頰，無比虔誠而又癡狂道——

「嫓啊，以後不能再不聽話跑走了好嗎？我們一家要永遠在一起，永遠在一起……」

女人用一種尖利刺耳的聲調，近乎快樂地吟唱起來，「爸爸的腿斷了跑不走，阿皓的腦袋壞掉離不開，阿嫓，阿嫓……阿嫓為什麼跑掉了？」破碎的音調轉成啜泣聲，而後又咯咯咯地狂笑起來。

東嫓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巨大的悲傷籠罩著她，她從未想過這些飛來橫禍在母親眼中，全都是象徵圓滿的天賜福。甚至於會不會有她推波助瀾——一場感染或高燒，只需稍加拖延就能——東嫓不敢再想下去。

「啊，想到了！死掉的阿嫓不會跑！喀喀喀……」

在女人驟然閃過陰狠的眼神裡，東嫓再次久違地感到身體和意識都脫離自己掌控。她聽見自己皮肉被割開的聲音，看見搶下那把園藝剪的自己，再是狠狠刺入女人肩膀後淒厲的喊聲。廁間的門在掙扎中被破開，頭頂故障的白熾燈一閃一滅後徹底暗下。此刻萬物顏色盡失，只有那不知是誰的血依舊鮮明。

＊

斑駁的視線裡一片猩紅，東嫓想不起來剛才發生了什麼。她看著倒在眼前那人，搖搖晃晃地後退兩步。玻璃碎片扎破她的赤著的腳板，和地上的血混在一起了。好多血，抬頭時，連那皎潔的白上弦都變成一彎綠色的鐮刀。

「阿妹，跟我走！」

東嫓木木地回頭。誰會叫她阿妹？啊，想起來了。是王叔叔。是會給他們講好多故事的王叔叔。他們。他們？對了，她的阿南呢？

「再不走就來不及了，你現在就要離開，先跟我走好嗎？」

「……不，不行！」在快要被拉到門口時，東嫓終於找回身體的控制權，「你答應過我，要帶阿南走的！」

那個小小的脆弱的身影，此刻就在那片狼藉之外深深地望著她。可他沒有

慌張，沒有追上來，明明這麼不願意和她分開的人此刻就只是用一種釋然的目光朝她笑。

她看見南皓動了動嘴朝王叔叔無聲說了些什麼。謝謝。她想衝過去問他謝什麼？要謝也是等他成功離開這裡了再謝！可是眼皮越來越沉，她死命撐著意識，卻連回望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南皓看著手裡白色的藥罐，無比快樂地笑了。他早就知道，他早就知道阿東想做什麼。可是就算真的只有一個人能夠逃向遠方，那個人也應該是更聰明、更健康的阿東才對。他在心中默默說著對不起，睡一覺吧，睡一覺起來阿東就能擁有自己的人生了。

南皓站在滿地玻璃碎酒瓶裡，又想到今天晚上，當他計畫好一切，在湯裡放好安眠藥準備讓王叔叔偷偷帶東嫻離開時，酒醉的父親卻再次朝他們舉起拳頭，而東嫻一如既往擋在前方。在父親手裡的拳頭換成棍棒再換成玻璃酒瓶，即將落到自己頭上時，他看到東嫻衝過去搶下酒瓶子，紅了眼朝那面目全非的怪物一下又一下砸去。一個砸碎了還有兩個，兩個砸破了還有三個——無所謂，這種瓶子家裡到處都是，直到怪物徹底倒下，東嫻才像回魂般停下動作。

好險，好險結果是一樣的，儘管出了點意外。

那晚南皓在暴雨中埋了屍，暴雨帶來的高燒燃盡他的靈魂，他再也飛不走了。

*

白色毛衣染上腥氣，手裡的剪刀還在滴血。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逼近，在猛然對上剛才那位方老師的視線後，東嫻的意識漸漸回籠。方老師的眼中帶著一絲鮮明的敵意與恐懼，那分明不是看一個只見過二面的陌生人該有的眼神。

「方老師——我就跟你說吧，阿嫻就是我最愛的女兒呀，我們以後再也不會分開了……」身後傳來喪心般的大笑聲，幾乎讓人耳鳴起來。

在方老師邊大喊你們一家全是神經病，邊顫抖著撥動手中的電話時，東嫻看見蘇源一刻不停地喘著氣朝這跑過來。

一件寬大的黑色風衣被罩在她頭上。他什麼都沒問，只是掰開她的手搶過剪刀，告訴她她必須先離開這裡。而在一片黑暗中，東嫻終於想起七年前被她遺忘的那個夜晚。

「蘇源，我殺人了……我騙了你，我騙了你……」

「你沒有。那女人不知道為什麼跑出來了，不是你的問題，你現在狀況不好，先跟我離開好不好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是個殺人犯，我是殺人犯……」

「你不是。她不會有事，我也不會讓你有事。聽我的，我們先走好嗎？」

可她說的不是此刻，而是七年前發生的一切。是的，她並沒有告訴蘇源全部真相，因為就連她也不記得那晚到底發生了什麼。她的父親並不是喝酒猝死，而是被自己親手殺死的。在那晚到來以前，她原本和那位即將回本島定居

的王叔叔說好了，她本應帶著阿南離開的。無法否認，母親扭曲的愛和曾經的幸福過往成為制約住她的無形鎖，她做不到拋下一切遠走高飛，也承擔不住他們同時離去衍生的代價，總有人得留下來。她知道他肯定不願意，所以她從未提起。——這是原本的計畫。但一如他們相依相連的血脈，竟連想法都相似。王叔目睹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劇，可無論是自身經濟狀況只能多養一個，還是他們和原生家庭間複雜的羈絆，都注定讓他無法帶姐弟倆一起離開。於是王叔想，那天晚上誰先到了港口就帶誰走吧。可他等啊等，等到過了約定時間許久，準備去他們家偷偷看一眼時，便目睹了後來的場景。

而那夜以後東嫻的記憶出現偏差。她在王叔叔的庇護下長大，忘記那天晚上的所有事，甚至連在小島上生活的記憶都變得模糊。可成長過程中頻發的惡夢與自傷行為如影隨形，在外力介入治療下才逐漸想起一些過往，但依舊想不起全部，父親因為飲酒過量猝死也是叔叔告訴她的。幾年間她曾想回去看看自己那位弟弟，可叔叔總說他過得很好，醫師也總以她狀況不穩定為由否決這個想法。他們知道那段過往太沉重，只希望如今她能好好活著就足夠。

可東嫻逃跑了。為了所謂真相，時隔七、八年，東嫻再次踏上這座小島。

*

「你為什麼要幫我到這個地步？」

在聽完真正的完整版故事，蘇源改變了原先只是帶東嫻回衛生所冷靜一下的想法，直接聯絡本就要在今天帶她離開的小船，堅持要先把她送回本島。此刻，他們已經轉乘更大的載客船，朝本島前進。

「你的醫生原本應該不建議你回來吧，」蘇源嘆了口氣，「其實試圖解開過去心結不是壞事，但在還不穩定的狀態下又遭到太劇烈的刺激……」

東嫻沒有回話。

「而且，我猜你應該不太想讓太多人窺探當年那些事吧。」

他說的沒錯。現在留下勢必牽連出過往種種，而她早已沒有力氣再承受一切。

「我這樣活著算什麼。」

「老實說，我沒辦法回答。可當年，你們不也都只是希望對方好好活著而已嗎？」

「你知道嗎？曾經讓我願意，甚至熱愛活著的人，如今一個死了，一個瘋了，一個傻了。死的那個，是我弄的。」東嫻將目光轉向窗外，用一種訴說他人故事的語氣說著。眼前這狀似平靜的海水面，底下不知是何等洶湧。從前安穩的生活就像騙局，真相是場荒謬的黑色喜劇。東嫻想著似乎就這樣跳下去也不錯。

「那是他活該。」可她聽見蘇源這麼說。

「喂，你不會想跳下去吧？」

東嫻在這不合時宜的片刻輕笑出聲，「被你猜中了。」

「不會吧我隨便說說的，我知道現在勸你什麼都沒用，但你先給我住手、不對，給我住腳啊！」

「我考慮看看吧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東嫋摩娑著手心那艘銓仔給自己的小船。想著，還沒跟他們正式道別呢。還有阿南，如今他們已經長大，小島無法困住他們。再稍微努力一下，他會不會就願意和自己一起走了？她不知道今後會發生什麼，或許她會需要配合警方調查，或許當年的事會被人重新攤開，或許她們都需要強制住院。可等到這些全部結束，那些關於遠方的暢想，是不是還有機會能夠實現？

不然，就算真的要跳，也再多等一下下吧。

「你回去以後幫我跟他們打聲招呼吧。……我會儘快再回來。」

「……嗯，不用你說我也會的。」

*

那年島上誕生了一對龍鳳胎。

島上的老人們說，就喚東與南吧。東南方在易經卦象裡是極好的方位，上下皆順，不相違逆。連在詩經裡，東南也帶團圓之意，許他們乘東南長風而飛，無違逆無阻難，終抵美好遠方。

那就是阿東和阿南的名字由來。在那座大風四起的小島，他們要手牽著手，朝最好的方向一路前行。儘管人世多舛，幾經流離，可他們就是彼此的家，握緊了，此生永遠不會陌路難逢。